

虞初廣志

姜泣羣選輯

重訂虞初廣志

王漢波題簽



中華、國四年十二月十號出版



重訂虞初廣志十六卷
全八冊定價二元四角

選輯者 姜泣羣

評訂者 楊南邨

發行所 東方書局

印刷所 東方書局
上海六馬路石
路口松盛街

總發行所 光華編輯社
上海派克路福海里
五百二十九號門牌

分售處

國華書局
中華圖書館
中國圖書公司
中國圖書公司
上海圖書公司
上海圖書公司
上海圖書公司
上海圖書公司

熊內閣書牘

是書內容分爲（政見）（呈咨）（書牘）
 首附（大政方針宣言書）○凡清釐
 財政之計畫○整頓稅率之手續○節
 理吏治之要圖○振興實業之宏謨無
 不備載靡遺至於吾民國兩年來財政
 界之困難狀態借款祕密盡情揭露足
 窺全豹其印刷純用四號五號新鉛字
 模排印紙墨精良勘校確正猶其餘事
 洵可謂民國財政之新史建設時代之
 鉅製凡吾國民無論政學商各界欲研
 究時局者不可不讀之要書也每部二
 冊定價大洋兩角半 代售處 上海
 各省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光華編輯社

總發行所

掃愁第一集 一月一出版

是書爲發揚國華鼓吹風
 雅起見搜羅古籍新著中
 之雅馴文字近日常聞所
 出各冊未曾刊載者或名
 人筆記或游藝雜誌薰香
 摘艷索奇騁妍顧名思義
 足堪稱當茲將第一集內
 容錄下藉徵一班

秦雲摘英小譜

度詞

快說續記

三友棋譜

酒社獨言

葉子譜

惲淑人傳

燕子龜隨筆

游薩克遜日記

惲壯節公傳

石城曲并序

李香君柳敬

亭之本史

全書二百幅計一百頁
 定價大洋叁角

黃九烟 黃百家 王丹麓 破 黃九烟 潘之恆 俞樾 釋曼殊 潘飛聲 潘飛聲 居巢 心石

光華編輯社

美人福

是書凡十萬言敘述
一巨室家庭紅顏少
女綠鬢佳人亦富貴
亦榮華不淫蕩不穢
濁以漓淋酣暢之妙
文寫旖旎風流之豔
福兼之諧語橫生涉
筆成趣歌詞滿紙撫
卷有香是誠能于小
說界中別闢蹊徑者
讀者若手置一編當
信斯言之不謬也洋
裝一冊定價六角

李定夷著
哀情小說
鴛湖潮
定價五角

是書爲定夷先生傑作結構純用倒
提法一洗平鋪直敘之窠臼所述名
士佳人凡六七人人人結局各異尤
特色者書中主人疑死復生將圓忽
蝕出神入鬼一面緣慳洋洋洒洒七
萬餘言盡從空處盤旋而纏綿悱惻
又無異相對淒楚妙事也亦妙文也
業已三版銷數之廣近日出版界無
出其右足以見社會歡迎之意矣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國華書局

虞初志補卷九

鄧水 姜泣羣編輯

書太監安得海伏法事

薛福成

同治八年夏四月。福成自江南如保定。道出山東。時余弟福保在巡撫宮保平遠丁公幕府。福成就謁公。公留之宿。與語天下事。逾二旬不倦。將別。公歎曰。方今兩宮垂簾。朝政清明。內外大臣。各職其職。中興之隆。軼唐邁宋。惟太監安得海稍稍用事。往歲恭親王去議政權。頗爲所中。近日士大夫漸有湊其門者。當奈何。有間復言曰。吾聞安得海將往廣東。必過山東境。過則執而殺之。以其罪奏聞。何如。福成與福保同對曰。審如是。不世之業也。其難如平一劇寇。功尤高。然布置欲豫。審幾欲密欲斷。否則不惟賈禍。亦恐轉益其醜。而貽天下患。公頷

虞 初 志 補

虞

初

志

補

之。其秋。安得海果出都。公卽奏聞。奉上諭。丁寶楨奏太監安得海矯旨出都。舟過德州。僭擬無度。招搖煽惑。聲勢赫然。著直隸山東江蘇總督巡撫迅遴幹員。嚴密擒捕。捕得卽就地正法。毋許輕縱。而丁公初具疏時。聞安得海已南下。亟檄知東昌府程繩武追之。繩武躬箠屨。馳騎烈日中。踵其後三日。不敢動。復檄總兵王正起發兵追之。及泰安。圍而守之。送至濟南。當是時。朝旨尙未到。而安得海大言我奉皇太后命。織辦龍衣。廣東汝等自速戾耳。官吏讐焉。丁公念朝旨未可知。欲先論殺之。雖獲重譴。無憾。知泰安縣何毓福長跪力諫。請少待之。會朝旨亦至。乃以八月丙午夜。棄安得海於市。支黨死者二十餘人。籍其輜重。得駿馬三十餘匹。黃金珠玉珍寶稱是。皆輸內務府。方丁公奏上朝廷也。皇太后問恭親王及軍機大臣法當如何。皆叩頭言祖制太監不得出都門。擅出者死無赦。請令就地誅之。醢親王亦以爲言。命旣下。天下交口稱頌。伯相合肥李

虞

初

志

補

公閱邸鈔。矍然起。傳示幕客。字呼丁公曰。稚璜成名矣。曾文正公語福成曰。吾目疾已數月。聞是事。積翳爲之一開。稚璜。豪傑士也。烏虜。自古宦寺起細微。干朝政。憂時者或出死力與之角。角而不勝。身撓其毒者。相隨屬也。或至罪盈惡積。神人交憤。僅而去之。而天下旋受其敝。又或權力足以相勝。濡忍不斷。以釀大患。不旋踵而禍及其身。丁公獨擿巨慝於萌芽之時。易如反掌。其忠與智勇。可謂兼之矣。然嚮非列聖家法之嚴。皇太后之明聖。與諸王大臣之匡弼。其安能若是神速哉。福成故謹書之。以俟後世之安天下國家者取則。

季懷弟云。敘述得體。文亦深得古意。造詣不在漢唐以下。

太監安得海伏法（庸盒筆記一則）

薛福成

予前有太監安得海伏法書事一篇。已選入庸盒文續編矣。茲再輯其崖略。補記於此。先是丁文誠公。聞安得海將過山東。密屬德州知州趙新。如見其有不

虞

初

志

補

法情事。可一面擒捕。一面稟聞。趙新能吏也。閱事多。計較利害。亦頗熟。及安得海過境。欲勿稟。則懼爲丁公所怒。欲顯稟。則恐不能去之。反撓其禍。因與幕客商。用夾單密稟。意謂丁公如不參奏。則夾單非例行公事可比。既不存卷。安得海斷不知之。若竟參奏。則禍福丁公自當之。與地方官無涉也。及丁公疏既上。兩宮皇太后召軍機內務府大臣議之。皆力請就地正法。留中兩日未下。醇親王復諍之。同治八年七月某日。奉上諭。丁寶楨奏太監在外招搖煽惑一摺。據德州知州趙新稟稱。有安姓太監坐太平盤二隻。聲勢烜赫。自稱奉旨差遣。織辦龍衣。船旁有龍鳳旂幟。帶男女多人。并有女樂。品竹調絲。觀者如堵。又稱本月二十一日。該太監生辰。中設龍衣。男女羅拜。該州正訪拏問。船已揚帆南下。該撫已飭東昌濟甯各府州。跟蹤追捕等語。覽奏曷勝詫異。該太監私自擅出。并有種種不法情事。若不從嚴懲辦。何以肅宮禁而儆効尤。著山東江蘇直隸

各督撫。迅派幹員。於所屬地方。將六品藍翎安姓太監。嚴密查拏。令隨從等人。指證確實。毋庸審訊。卽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飾。儻有疎縱。惟該督撫是問。其隨從人等。有迹近匪類者。並著嚴拏。分別懲辦。欽此。安得海旣在濟南伏法。籍其輜重。有駿馬三十餘匹。最良者日行六百里。黃金一千一百五十兩。元寶十七箇。極大珠五顆。眞珠鼻煙壺一枚。翡翠朝珠一挂。碧霞朝珠一挂。碧霞犀數十塊。最重者至七兩。其餘珍寶甚夥。陸續解歸內務府。歷城縣令爲安得海購地葬之。營一小墳。越數年。歷城鄉人有病者。忽爲鬼所增。聆其口音京腔也。衆怪病者素不習京腔。環集問之。鬼自言安姓南皮人。在北京內廷供職多年。有要差赴廣東。留滯於此。寓屋數間。久不修理。天雨下漏。令人難住。煩諸君爲我稍加補葺。衆問到此後。曾回京否。答曰。吾曾回京兩次。宮中景象不異。曩時守宮之金甲神。因昔時習見吾面。不吾禦也。惟黃河難渡。往反不易。故僅行兩

次耳。衆往視其墳。果有兩洞。爲拾泥土補之。明日鬼復來增病者謝曰。煩諸君厚意。屋爲我葺。可勿漏矣。拱手而別。

處士崔君家傳

薛福成

咸豐之世。粵賊踞金陵。土寇蠭起。劫敗。宜興荆溪縣當賊衝。多峻山鉅谷。溫台諸郡流民就墾其中。尤貧無籍者。乘間出沒。助寇作聲勢。縣令患之。謀請兵大府。盡逐客民。旣成議矣。處士崔君鄉居聞之。驚曰。是以一莠恭百良也。彼雖非土著。皆客此數世。茹澹力作。爲子孫計良苦。一旦奪其田宅。此不毆之歸賊。卽逋嘯爲盜耳。與其兩弟謁縣令。力尼之。且請行保甲法。俾客民自察其奇袤者。縣遂無事。薛福成曰。自古患端起於至微。知之者隱忍不言。其禍卒至一發不可遏。今吉林長白山金匪。江西封禁山教黨。始皆設厲禁。空其地弗居。然愚民趨利。禁之不能絕也。不能禁而用虛文爲治。其地其民。且委諸法令之外。蘊姦

藪慝爲患滋巨。智者慮患之未然。壹切以厚民生爲本。而禁惡之法。陰行於其中。此與民同利之術也。崔君可謂勇言大計者哉。君性樂易。果於行善。與人交。不立畦畛。然常面折人過。鄉里倚勢侮弱者。必力抗之。其尤卑賤者。益右之。精醫術。時出神奇以濟病者。值歲水旱。設廠賑饑民。未嘗不以身倡。勞瑣事無所避。居濱湖。湖口有蘭山。迤出水際里許。行舟觸伏石立碎。昏夜尤險絕。君謀諸里黨。築樓樹鐙其巔。山下有小港二。鳩備分溶。俾避風者艤之。港純石爲底。工多。至鬻私田以償費。自是傍山行舟者無沈溺患。咸豐十年。賊陷縣城。縱兵掠四境。君投水不死。因避警遠徙。憂憤發病歸。遂卒。年六十一。子徵彥。與福成同年友。善。福成每從問。崔氏先德。於是歎荆溪風俗之近古。與君好善之篤也。君諱書冕。字芝青。荆溪縣歲貢生。弟書黼。書黻。皆以文行著。前後舉於鄉。兄弟三人自爲師友。鄉人敬信。縣有大事。必會議。可不可。勸便民而已。雖與縣令意相

左不爲撓。令亦無以易之也。至今縣人稱其鄉族之公廉能任事者。必曰崔氏云。

書方烈婦事

薛福成

國子監生陽湖方恮。襄事畿輔通志局。以劬學溫文。爲同輩所賓異。遽遭疾卒。既歸其喪。其妻趙氏以烈殉。總督直隸伯相合肥李公爲奏聞於朝。旌表如例矣。而烈婦之父前知易州直隸州趙烈文惠甫。甚悲其女。復貽書請記其事。惠甫世居陽湖。今僑寓常熟。烈婦其長女也。歸方氏。刻苦持家。慕禮義如不及。一子長。綬甫六歲。而恮旅沒之音至。其父迎歸。徐告之。烈婦慟絕。良久乃能哭。以頭觸戶。將死。時方娠。其父戒勿辟踊。冀育次子。泣應曰。諾。遂不復言死。然平居與兄妻及妹言。皆身後事。密購毒藥藏之枕篋。家人搜得。潛棄之。亦佯不省。如是者再。親故來勸勉者。亦不與深言。既生一女。衆咸不怡。微睨之。無戚容。曰。生

女亦善。使我無繫戀心。一日。乘家人熟睡。潛起趨後舍自經死。距聞訃百三十有二日。距免身八日。宣光緒四年九月四日也。夫孝子刲股。烈婦殉夫。不可爲天下訓。以其事難責之人人也。然至性鬱結。一瞑不視。則其得於天者獨厚焉。行雖過中。不得謂之不賢也。嗟哉烈婦。奮身從夫。舉人世之事。無足以易其慮。此其中必有不如是而不自得者。惠甫於是爲有女矣。余故略加論次以塞其悲。亦以暴烈婦之志云。

李孔昭傳

凌雪

李孔昭。字光四。薊州人。少負雋才。有文名。壬午舉於鄉。見天下已亂。不願試禮部。友人強之。則曰。吾文入試必售。策名吏部。則王身也。何以報國。已就試。果中式。歎曰。天下事不可爲。吾能掌擎日月乎。古者仕未受祿。猶謂之士。可以潔身。遂不廷對而歸。盡賣田宅。遣童婢挈妻子。奉母入盤山。結茅以居。親鄰笑阻之。

不顧。明年三月而國亡。縉紳或死或降。無得全者。然後知其先幾也。布袍草履。採樵自給。痛念先帝。築土爲壇。日哭臨其下。服纓經者三年。歲時必祭。焚紙錢焉。春秋佳日。或黃冠徧遊山寺。獨吟賦詩。人莫測也。久之。乃競傳有李進士避地云。妻早卒。不復聚。玉田江山秀。其同年也。往訪之。剪蔬設食。一童子具食已。江問郎君何在。指童子曰。此是也。命之拜。愴然出涕。孔昭怡如也。有時風雪絕炊。見母飢。輒伏地痛哭。母感動。忘其貧。山中人見者皆泣。有孝廉某將赴公車。旣而曰。吾出郭門一步。何面目復見李光四哉。止不復出。其感人如此。當是時。清取北京。次第下秦晉齊魯。隆禮明士大夫。招致卽授顯官。士之匿跡山澤者。咸出孔昭同年生。布列朝內。皆欲引以自助。而孔昭愈避匿。巡撫宋權遣使致禮幣。使者入山。逢負薪者。問曰。李進士家何在。以手指示之。揭擔去。及門。不得入。訪之鄰叟。叟曰。嘻。若所見山口負薪者。卽是也。吏追之不及。明日再往。則室

已虛矣。巡按御史陳某。疏荐於朝。有司物色之。不知所仕。翰林學士梁清標。以事至薊門。入盤山。求一見。孔昭先期遁去。留數日不出。清標寄詩於山寺而去。久之北海富人某。賢而好士。願以重禮迎致家塾。辭不可。富人曰。某非敢以課子溷先生也。敬先生學行。欲令子弟日侍左右。瞻動止。聽議論。以爲矜式。且先生苦形勞神。而甘旨不給。太夫人老矣。某願進私財以備朝夕之需。可乎。孔昭見其誠。白母就之。日與學者講濂洛之旨。旁及禮樂兵刑術數諸書。曰。吾少讀書。志在輔治天下。不意出遭離亂。習隱盤谷。樵汲養母。志荒學淺。諸君勉之。學豈以時世爲廢興哉。終不及科舉之業。未幾母亡。哀毀嘔血。竟卒。庚子五月七日也。年四十八。子禔亦好學。能承其志。

余叙次隱遯諸君子。在西北絕少。已乃得真定梁相國所爲李進士傳。讀之而驚。嗟乎。此真隱者矣。名可得聞。身不可而得見。其梅子真蘇雲卿之流亞。

也。眞定之言示爾。余無以易之。

南邨曰。昌黎送李愿。以爲丈夫不得志之所爲。嗚呼。若孔昭者。又豈其論邪。

書涿州獄

薛福成

道光季年。涿州有富家婦謀殺其夫者。實用木器壓其喉。氣闕而殞。乃以組繫項。作自磬狀。以聞於官。官馳往驗。謂洗冤錄凡自縊者。血蔭直入髮際。八字不交。今此尸喉間有勒痕。與自縊者殊。疑有別故。旣廉得姦夫主名。繫鞠之。具伏其平日與婦有私。乃合謀殺夫狀。遂以絞勒定讞。論罪如律。是時刑部郎中滿洲耆齡公總理秋審處事。詳閱尸格。謂絞勒者八字必交。今究厥傷痕。明與絞死者殊。疑其有枉。欲以平反爲能。因自知罪可逭。亦遂抵死不承。重賂宗親長老。連控於都察院。均保此婦行貞潔。力請直其謾。刑部彙覈奏上。是時宣宗恤庶獄尤劬。又懲治道飢餓。思一掃刮振勵之。特賞耆齡花翎。記名以道府簡用。